



莫特現在·當長未來！

——母死頻現奇蹟示我入佛教的實驗報告（續）

程文熙

四、衆緣所生——試步了佛的道場

正是衆緣所生，此後我即參加了許多佛教的道場。

我母親的首七至三七的祭日，沒有大舉動，四七由我表弟在臺北法華寺主辦祭拜。五七祭日承友好發起在臺北十普寺公祭，並延請僧伽誦經超荐。六七之祭，由我妹主辦又在善導寺，爲父母安立牌位供奉。大概是生前算定，我母的七七就適巧是在觀世音菩薩成道日，除我胞弟夫婦在臺南竹溪寺於母親靈骨前拜祭外，我則終日在善導寺參加法會，並爲母親誦經。十一月十一日即陽曆十二月十六日起，善導寺舉行佛七法會。第一天又適巧爲我母逝世百日忌辰，我又一連七天參加法會，並爲母誦經——子女爲父母誦經最好。當我念地藏經時，該寺張居士係一軍人謂老太太有福德，可誦阿彌陀經好了——是日念阿彌陀經多遍，夜得一夢。夢中知母將死，即答曰：「你跟我一同走吧！」我夢中知母將死，即答曰：「我現在怎能跟你老人家一起走呢？」母旋以目示向天花板空際曰：「你看！你看阿彌陀佛！」我仰視一無所見，即醒。自母去世，在母百日忌辰之夜，始一夢見母，夢又如境界，母於夢中指示我看佛而無所見，這正是對我無上的開示。我因有業障，故看不見佛。要得見佛，須去掉障礙着的染着。因爲我還沒有明心見性，培養成「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的信念，否則便可以直下

承當了。

我母五七祭期之後，每晚皆到十普寺聽白聖法師講法華經。法師德威具足，博聞強記，通權達變，滿腹佛教典故。幽默時，妙語解頤，常以現在事物爲喻。法師重實踐，每講經前，例須率衆恭誦佛菩薩聖號及大悲咒。我嗜好音樂，獨未聽梵音。及聞爐香讚，開經偈，迴向偈，抑揚頓挫，柔和清淨。聲和心二者，即時融和一片，輕鬆愉快，悅樂之至。每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則滿口津液，噦噦不絕，更覺通身舒泰。在這聽經期間，所見所聞所行，都是過去所無。當時不勝感慨，爲什麼延誤至今，才得參加如是勝會？自是又開始閱讀各種佛經及各種佛教刊物。

佛七會中，我是一連七天，興緻很濃，未曾缺席的一個陌生者。我跟着諸同修走，繞念佛號，開始參加了佛弟子的行列。男女分左右兩部拜唱佛菩薩聖號，一部唱，一部拜，合拜合唱。循環起伏音調中含着誠意之殷，直可響遏行雲。拜唱本來有三六九和十二次的規定，我歡忻鼓舞，作是思維，假若許可，願永遠拜唱下去，無有疲厭。晚間聽印順法師開示，法師容顏和悅，委婉曲折，柔軟有力。一字一音，一音一力，深入淺出，叩人心弦。我潛識的生起了無限崇敬之心，即時起做了他一個無名的弟子。

十二月初一的十普寺大悲法會，道源法師主持——白聖法師赴臺中宏法。道老法師謂圓瑛法師數十年修法所留之語，爲「世人祇貪財、色、

立總觀的，完整的，具體而徹底的哲理，使人對於宇宙人生的認識由點滴而至面，至體的認識，由偏至圓，由淺近至深遠，由狹小至廣大的認識，以排除人類思想的矛盾，以建立人間統一的哲理，這就是佛教的優點，也就是佛教哲理的高超與偉大。怪不得孫中山先生會說：「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梁任公說：「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中國君子之心也。佛說本爲宗教與哲學兩之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佛教者實不能與盡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于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者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究窮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先秦之哲學，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乏於其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震旦，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宋明後學問復興，實食隋唐間諸古德之賜也。」讀此，便知我所以把佛教哲理標爲「哲學之母」，絲毫沒有誇張的了，朋友：「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請珍惜我們短暫的生命來發掘我們本具的，自由自在的高等真生命吧！

更正 上期「莫特現在·當長未來」一文中第三節小標目「我選擇了佛教」之上漏排「母死給我靈示——特予更正」。

名、食、睡五欲之樂，吾人則應求福、求慧、求生淨土——淨土指阿彌陀佛的領域西方極樂世界。又謂去年全臺灣的基督教祇有五千餘人，今年僅就臺北一地，即逾五千人。警惕佛弟子急起力追。法師曾說每個法師是先度徒弟的，他偏要先度向他瞪眼的人。可說是強毅果敢而足能說服叫人起信的法師。文殊菩薩是大智，普賢菩薩是大行，觀音菩薩是大悲，地藏菩薩是大願。假若有大勇菩薩可選，我這一票要投給道源法師。

四十二年閏月初八，是釋迦世尊成道日，已是西曆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是日又到善導寺聽印順法師闡揚佛教「由心所造，眾緣所生」的理論。法師謂佛成道之日有三魔：富貴之魔，女魔，將兵之魔。又謂吾人今日亦有三魔：唯物論，鬪爭，獨裁。勸勉聽眾勿為物欲所蔽，事事和合，勿專逞一己一時之兇暴，俾求美好的人生。運廣長舌，發人深省。我於十三年在國立政治大學聽張君勸先生講唯物史觀之批評及政治學後，即對這三魔，深惡痛絕。今忽又在佛教發現同道，感慨萬千，所以倍加興奮。唯物論是低級哲學，祇能在落後地區煽惑，也祇限知識淺薄的人可以接受。凡有宗教信仰的，根基良善的，都鄙視之。鬪爭是一種恨的心理，是一種相互殘殺，弱肉強食，以大吃小的明爭暗鬪。鬪爭不已，成則王敗者賊，成者雖可巧取豪奪，被鬪爭者將另起有人。一方面是奴工制是集中營，一方面是敢怒不敢言，天天在喊「時日曷至，予與汝偕亡」。凡以鬪爭起家的，終亦必失敗於「還著於本人」。世事儘有公道可循，不以鬪爭而以和平方法，是可以達到公私分明，共存共榮的。唯物論鬪爭和獨裁是一體的三面，有其一必有其二。我信奉民主政治，更深惡獨裁。民主的精神，在佛教的理論與行持方面，都具備的。就眾緣所生說：治

者由眾選舉是生於眾緣；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的制衡作用是眾緣；取決於多數並尊重少數是眾緣；治者應該取得被治者的同意是眾緣；做得善否要向人民負責而進退是眾緣……凡此得了眾緣便生，失了眾緣便滅。因此連帶想到我中國數千年來，祇有做君做臣的治者理論，沒有被治者如何發揮做到「民為貴」的民主方法，然民間所以潛伏許多良好的民主精神，我們記着！一半是受到孔孟之教，一半應該是受了佛教之賜故。印順法師的說法，是對自由中國的一個好的貢獻。但我引憾到今天，何以沒有刊印成書，以利反共？

佛教不僅是叫我們光明來世，溯因前世，在現世中也能指導我們正當的人生。乃是一個串連三世，貫通現實實際生活的宗教。這個時代，舊的欺騙，暗算，貪污，肆虐，正在花樣翻新，而新的鬪爭，奴役，極權，套盜，則方為禍不已，變本加厲。罪惡既多，隨之而來的，便是多災多難！誰不希望消災，誰不願長壽？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藥師琉璃光如來法門，便是可以獲得幸福生活的一種法門。佛教至高無上目標，是涅槃。但當我們輪迴做人，追求目前享受時，藥師如來許下十二大願，可以令我們所求有所滿足。去年自由中國的佛教，有兩個極為應時的大場面。一個是獅頭山元光寺的大傳戒，再一個就是臺北善導寺的藥師琉璃光如來消災延壽法會。前者我以故未能去，後則始終都參加了。法會前，先聽印順法師講的廿多次藥師經——現有講記出版——在講經前，金門前線已有劇烈砲戰，全臺灣發過空襲警報。此後每晚空中有探照燈光，更每天有人遵照政府的計劃，向外疏散。市內房價狂跌，人心甚為緊張。時又值桃園縣一帶，久旱不雨。不知道是那些佛弟子發這個願，印順法師選擇這個時期講這個消災延壽的經，章嘉大師天天親

臨主持這個消災延壽法會，悲天憫人，為眾祝福，為全中華民國祈禱消災延壽，可以說功德無量，是慈悲心最高度的發揮。這次法會有三大特色：一是時局緊張中，佛門弟子為大家祈求福德，內心誠摯，不受外來的擾惑。參加的人肩摩踵接，較之過去所有法會為多。二是會中佈置莊嚴，五色彩幡，鮮美奪目，遊目騁懷，令人歡忻。居士們供奉了竭所能的人力和物力；氣象萬千，為歷來所未有。三是藥師如來……身如琉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在，焰網莊嚴，過於日月……，發下大願，允許……令一切有情，如我無異……

每一個參加法會的人，也都隨而將一顆心，表達到全中華民國同胞身上，衷心祈禱能够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表裏如一，能够壞裂諸摩而消災而延壽。這個法會，我感動，我讚嘆，甚為希有！印順法師說，元朝兵力最強，曾派兵本東征日本。日本因國小兵弱，無力抵抗，非常着急，後來發動啟建護國消災法會，由全國民眾集中力量，一致祈禱佛力加被。結果元兵兩次進犯，兵船都被狂風吹覆，而日本的國難也得以倖免。我以此段告知我夫人，我夫人亦告我，曾閱某刊物，載美國擲在日本第一顆原子彈，原定擲的地方，有美軍俘虜三百人，日夜向上蒼祈禱，其地即時為黑雲所籠罩，結果，原子彈却落到廣島了。這兩事，可能有人稱為事有湊巧，但在有宗教信仰的人看，一切由心造，如果誠懇，是可得「佛」或「神」加被的。這樣富有時代意義的法會，在新聞上甚少刊露——除了廣告，各界人士也沒任何鼓勵。佛教一切功德，不是專為自己，也是每每迴向於他人的。但我願此法會在潛默中，能有無形的收獲。

五、東身攝心——我皈依了佛法僧三寶

每次聽經和參加法會中，均有人勸我皈依。我以條件未備，祇參觀了每一次的皈依儀式。一個團體的份子，應該質重於量，先重質後及於量，才能有好的組織。否則大而無當，反致雜亂渙散。因此，我對皈依，不敢草率，要先儲備資糧，庶乎皈依之後，可以勉做名符其實的佛弟子。我自嘗做一個試讀生，於是即從預備工作着手（一）熟讀地藏經，阿彌陀經，法華經，金剛經，研究其大意，並背誦其中主要的句偈。購閱並到各寺瀏覽佛教書刊。（二）請我夫人和兒女輩持心經，普門品，大悲咒，面對背誦，問有無錯誤，藉以引起家人之興趣。（三）對貪嗔癡三毒，竭力做減削的功夫。我生平最大的缺陷是易瞋，我疾惡如仇，而好發奸獮。我恨貪污，恨陰謀玩弄，我恨這些人，而偏偏就遇到。想排除或離開這些人，但一個還未除離，繼之又來了兩個或多個。加之再有人不究是非，不論善惡，結果是樹立了仇敵。於事無補，於己無益，在這混亂時代，徒自尋煩惱。自從讀誦佛經，深感凡聖同居，將恨改為怨，將排除改為默擯。儘量避免衝突的事因，在容忍限度內，作退一步想。佛說親怨平等，並求化敵為友。「持其志，毋暴其氣」，人人是有火氣的，如果早一天把氣酸收縮了，則可以免去許多不必要的苦惱。完全把貪嗔癡去掉，其事甚難。我也是祇求能適度的在程度上低淡而已，但這也便是信佛的初步收穫了。

未皈依前，除在日常生活作束身攝心，從根本上走向五戒十善外，每日必持誦心經和大悲咒。心經上的觀自在菩薩，一作觀世音菩薩解，一作念者本身解。初不注意第二解，乃半年間誦持後，竟感覺到持誦時非常自在，是自己在照五蘊皆空了，是自己心無罣礙了，是自己無有恐怖了，是自己遠離顛倒夢想了。大悲咒和其他咒一樣

，有人稱之為是衆生與佛菩薩間的秘電碼，除了不信不誠不善，誦之在平時可以淨心，在危難時可以得救，是佛菩薩給衆生的 SOS 呼救信號。我採用誦讀和默寫的辦法，在四十天後，能够完全背誦。此時也會數做惡夢，夢中均遭遇一種危難或為小鬼或為惡獸侵害，均以急念大悲咒而得救。平時多夢，經此數夢後，非特沒有惡夢，也就少夢了。正如現世有許多人在內心上是已信了佛，但在形式上沒有登記，我這時便也是沒有註冊的一個，所不同，是我做了試讀生而已。

廿七年在上海時，就認識白聖法師，四十一年又在臺北相遇。從母去世後，便不斷受法師多次開示。一定是與法師有特勝的因緣，所以時機成熟，就在法師感召下，皈依了佛法僧三寶。去秋法師在臺北十普寺講維摩經。此經不講空是講妙有的。有維摩居士和十大弟子的辯論；有天女散花的故事。教人要在現實生活中，發見佛道的所在。要修學佛道，不必一定要隱退山林。祇要不捨道法而行，則無一處不是道場。真的佛道，猶如利用污泥而使現出蓮花一樣，就在人生各種煩惱中而見菩提。維摩居士的辯才無礙，以在家居士，大大的發揮無上人格的表現，可以說最合乎現代的要求。此經文句佳美。所說境界奇妙。讀之，心曠神怡，如置身其中。在講經期內，經我要求在阿彌陀佛誕辰十一月十七日皈依。是日上午八時正在十普寺舉行儀式，我至心鄭重：上香，合掌，頂禮，默禱，隨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觀想佛浸灌了通身，將自己的心和佛法僧凝結為一體。這時把白聖法師看作是地藏菩薩，也就由這時起一直認白聖法師為地藏菩薩的長敬。

佛菩薩很多，這時我特別傾向於地藏菩薩。我母骨在臺南竹溪寺，是置在地藏菩薩像之左的

；後來我弟告我父親在世時，也曾說如拜佛要多拜地藏菩薩。而地藏經，也就是我生平自己發現又是自行購買的第一本佛經。因此在最近信念，集中在地藏菩薩。歷來對佛菩薩像，分別不清，及在善導寺瞻拜地藏菩薩後，始有認識。善導寺所鑄之像，既莊嚴又高大，易使人注目。我之所以每到臺北必先善導寺的又一原因，即由地藏菩薩像對我有甚大吸引力之故。釋尊升天為母說法，放心不下地獄的衆生，特委託地藏菩薩照顧，地藏菩薩擔起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抱負，寧願常留在这苦痛地區。這兩點是其他宗教所無，是佛教不祇上看天堂，還下及地獄的一大特色，也是佛教值得自慰的所在。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先生的第四點計劃，是以技術援助落後地區。向落後地區去救拔，是在人類中最高無上的表現。杜魯門總統這個仁行以及馬歇爾計劃及目前美國的對外經濟援助，值得崇敬。在大虛空中，地獄便是落後地區。釋尊和地藏菩薩這種大慈大悲，則更值得讚嘆。去年夏曾到新北投的地藏法會，在大滄老法師領導下誦地藏經。更專誠參加中國佛教第四次座談會，聽行儀如大學教授的南亭法師講地藏本事。我希望能有像藥師如來法會那樣偉大的地藏法會，能多舉辦。因為現在人心浮動，需要把暮鼓晨鐘在人烟稠密所在多敲幾下；俾喚醒許多迷惑衆生。

白聖法師囑我從淨心做起。要清淨，須先去貪嗔癡，行戒定慧。在念佛，參禪，持咒三者，擇一或二項行之。我攝耳不散，最後答謝願以法供養，乃完成我新的人生大典。我感到榮幸，感到難值，感到光明。雖時歲略晚，但「晚勝於永不」，祇要不退轉，自作自受，那要看自己了。

（未完待續）